

女人是水做的

田雁宁 著
冉曙光



中国戏剧出版社

馆

15
等
8
地
员
奖
篇
销
代
文

干
工
电
三
万
三



女人是永远的

冉田 曙雁

光宁 著

087496



女子学院 0001919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封面设计：阿 兰
责任编辑：张 榕

女人是水做的 田雁宁 冉曙光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地矿局印刷厂印刷

3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 印张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7001—12000 册

ISBN7-104-00831-4/I·378 定价：19.80 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中国男女情感生活大波动、大混乱、大改组的年代，也是龙蛇纵横莺蝶乱飞的年代，其间许多情节那么真实骇人，简直是过去岁月不可想象的，实在令人气愤而又感叹。有人恬不知耻地说：“有钱的人养情人，钱少的人找情人，没钱的人想情人。”在繁华都市里，“情人现象”已形成当代瘟疫，大有流行、蔓延之势，男人女人们上演的一幕幕人生悲喜剧，五花八门精彩纷呈。本书的男女主人公，先后陷入情人怪圈和肉欲泥淖难以自拔，终于酿成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作家用生动犀利之笔，给社会和人们敲响的警钟，久久回荡在广大读者心扉，难以忘怀。



作者简介

田雁宁，男，四川铜梁人，1953年生于开江县。曾用名雁宁、雪米莉等。曾在大巴山插队落户七年有余，1981年毕业于达县师专中文系，现为达川地区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和重要刊物大奖，并用英、法、日文译介国外。其长篇小说《无法悲伤》、《都市放牛》畅销全国，赢得广大读者喜爱，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坛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文化艺术出版社新近推出《田雁宁文集》五卷，更展示出他的才华和实力。



作者简介

冉曙光，男，1951年生于四川开江县。曾在大巴山区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76年毕业于达县水利电力学校。自幼酷爱文艺，1991年起定居成都从事职业写作，现为中外都市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长篇小说创作研究会会员，已有长篇小说《东京家族恨》、《横穿感情线》等十余部出版，是深受读者喜欢的畅销书作家。

女人如水（序）

田雁宁

大巴山的碧潭，让我想起山野里身材健壮的女人。省城中的锦江，使我眼前飘逸出妖美艳丽的女人。在深圳河、鼓浪屿、琼州崖的岸边，我看见了許多春情似海激情如浪的女人们，不由深深感叹：女人如水，滋养着男人，和这个世界。

女人如水。女性的情潮，母亲的乳汁，交融着热忱与慈爱，正汨汨朝我们淌来，正滔滔向我们涌来。深深伏匍在那丰满浑圆焕发体香的情怀里的男人们，也深深浸润于爱的春水之中，让那如潮似海的无边春水，洗涤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

这个世界，正因为有了如水的女人的温情和柔韧，才使如泥的男人们洗去污浊一天天正直、勇敢、坚强起来，才能涉过波涛起伏的人生之海，去到达欢乐幸福的彼岸。

多海水的地球，方能永存宇宙。

多水性的世界，方能永存地球。

女人如水。男人幸哉。

女人如水。天地幸哉！

1996年12月19日下午
巴人村写作坊记之

第一章

• 1 •

夜已深沉，都市的街灯在星光的伴衬下显得是那么绚丽多彩。银河般的大道上车流滚滚，灯光闪烁，给繁华的都市展现出一副美艳皎媚的夜景。

酒店打烊后，王少川独自驾着他那辆红色雅阁车匆匆地朝“蜀都花园”别墅区驶去。

满怀疲惫的王少川双手紧握方向盘，注视着眼前流光闪烁的街道。他心在想，这五光十色夜景斑斓的城市不知有多少腰缠万贯的大款们已深深地浸泡在欢愉的蜜水中去了。可自己，却要匆匆地赶回那幢虽然阔气但又冷清的豪宅，说不定自己那位不甘寂寞的妻子又已坐在谁家的牌桌上去了。

王少川有些心事重重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中。他有几次都想调过车头朝别的夜总会或酒吧茶座开去，与其回家独守空房，不如找个合适的地方寻开心去。如今这个时代有钱能使鬼推磨，像他

这样的阔佬怎甘愿去受苦恼和寂寞的困扰呢？王少川又思忖道，前不久遇上几位同龄好友，欢聚畅饮中都不由自主地流露着一种现实主义的论调，他清楚地记着那句话：人生看去漫长，可说来又短暂，转眼之中就到了不惑之年。如果不自寻欢乐和享受，到时后悔便来不及罗。

他长叹一声，将车嘎然停在了一处小巷口旁，伏在方向盘上默默地深思着，是回家还是去寻欢，他开始犹豫了。

王少川虽是个寡言少语镇定稳重的男子汉，不过在这迷离光怪的夜晚中，他的确受不了家中的那种空寥深寂的折磨。因为，在他以前做“家庭妇男”的日子里已经受够了。

他无意中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即从中传出一阵轻柔曼妙的女音来，他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市电台家庭之音栏目的女播音员正在娓娓地播音。据说，这位女播音员不仅年轻还非常美丽，是许多听众所崇敬的偶像。在每年的听众联谊会上，她总是非常高兴地同许多男听众签名和合影。可惜的是，王少川没有碰上机会。不过她那娓娓动听轻曼柔和的声音，还是宛如清泉一样地淌进了他的心中。

不知不觉中，王少川又驾着车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尽管他厌恶回那个家，但在这个时候他也找不出有什么的地方可去。

正如少川所料，别墅房内空空如也一片冷清，大门紧闭窗幔严掩，恍然看去像是一幢令人心寒的鬼楼一般。王少川将车泊入车房中，然后拖着散软疲惫的步子踏进了自己的房间。

妻子林芝不愿守在家中，就连雇来的女佣也没留下，带着她一同去了牌友的家。

王少川自己动手沏了一杯咖啡，仰在沙发上，心绪不宁地喝着咖啡，看去显得是那么的悠闲，其实此刻他内心是灰暗极了。

望着房中杂乱不堪的情景，更给他心头增添了许多烦恼。专门雇来的女佣不是用在家务事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陪女主人外

出摆“方阵”，像是一位女保镖似的。

他正想打开电视看看今晚的新闻节目，这时衣袋中的“大哥大”骤然响了起来。他知道，此时的电话十有八九是老婆林芝的，不是打牌输了要钱求援，就是告示她今晚的战斗时间漫长不需等她之类的事。于是，他懒洋洋地拧开了手机。

“喂！是少川吗？”一个娇滴滴柔蜜蜜的女音顿时传来，令王少川大为惊奇，因为，这好听而带磁力的声音不像是老婆林芝的。

他禁不住支起身来紧问一声：“你是谁？”对方又柔声说：“少川！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呀？”

王少川的脑子里飞快地搜索着他所接触过的女人身影和容貌，可情急之中，他始终没回忆起此人究竟是谁来。“你……你是那位？”

“少川！难道连小玉的声音都听不出啦？你真坏，几天不见就忘了我。”对方气呼呼地嚷了起来。这时，王少川才恍然大悟：“史小玉！是你，都怪我忙工作忙昏啦，请别介意。”

“少川！我好想你呢，能出来陪陪我吗？”对方又娇滴滴地说，音调里又加了些煽情的感力。王少川正处在困惑和无聊之中，史小玉的出现尤如久旱逢甘霖，他是求之不得了。“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赶来。”

“老地方！健身馆，今晚这儿没人，我好无聊好孤独啊。”

“好！你等着，我马上就来。”说罢，王少川匆匆而又激动不已地奔出了豪宅。

王少川一边驾车疾驶，一边回忆着与史小玉相处的那些欢愉的时刻。他是一年前去健身馆练健身时认识她的。年轻漂亮性感十足的史小玉，一见面就让王少川给迷住了。不知是天生有缘还是前世有份，他俩从认识到相爱时间都是那么短暂，回想起来王少川仿佛都不敢相信这是怎么回事。

情急万分的王少川很快地驶进几乎处在市郊的健身馆内，车

一停稳，他便迫不及待地朝史小玉的房间奔去。还是单身的史小玉一人住在紧靠健身房旁的一间房里，在这人数不多的单位，喜爱热闹环境的她自然是感到太清苦太寂寞了。

这是一座按欧美建筑风格修建的健身馆。如今的人们开始注重健身健美，此地无疑显得繁忙热闹起来，是各种年龄各类层次的人乐于光顾的地方。

夜晚的健身馆显得格外清静幽雅，那些参加每天训练的人们一离去后，这儿几乎成了一座空庙。当然，正处妙龄的青春女郎怎能经受得住这种寂寞的困扰呢？

也许有人对史小玉的举动深感不解，一位年轻貌美的靓女，何愁寻不上与自己般配的郎君，为何同一个与自己年龄相差悬殊还是有妇之夫的王少川搅在一起呢？对这一点来说，连王少川也弄不明白。

王少川刚一踏进大楼，便三步并作两步走，性急万分地登上楼去。他刚来到健身房的门口，便发现史小玉身着粉红色的体恤衫亭亭玉立地站在走道上。

见王少川到来，美伦美奂的史小玉像欢快的小鸟似地朝他扑了过来，温柔得像一只小羊羔一样依偎在王少川的怀中。“少川！搂紧我！”

王少川顺从地紧拥着这位体态健美浑身柔腻的女人，顿时，一种强烈的欲望在体内奔涌扑腾，他几乎是昏昏然了。

楼道里静得令人心悸，灰黯的灯光映射着一对紧拥的身影，一阵清爽的夜风掠过，将史小玉的长发扬起随即又纷纷洒落。

“小玉！你真美……”王少川情不自禁地捧起史小玉的脸庞，将自己的嘴唇向她紧闭的红唇凑过去，史小玉立刻用一只手挡住并含情脉脉地说：“你骗人，既然你这般想我，为何不主动找我呢？”

王少川紧紧搂住史小玉。略显得有些愧疚地说：“不是说你已去南方参加健美小姐比赛了吗？我怎么知道你已回到了蓉城。”史

小玉又瞥他一眼说：“你们男人就是滑头，难道你就不可以来健身房打听一下吗？看样子，你有好多天没来这儿健身了吧？”

王少川勉强地笑了笑，“只要你不在，我就无心到这儿来，小玉！我们还是进屋谈吧。”看样子，王少川真有点等不及了。与史小玉在一起之时，他总是显得有些情不自禁。

史小玉没带他进自己的房间，而是拉着他的手一齐走进了宽敞幽静的健身房内。

房内亮着一只昏淡的灯，在宽敞空荡的大厅里，就像是一只萤火虫。不过，这样的光线下，似乎很容易撩起人的激情来。

大厅里摆放着各种健身器材，也铺放着大小不等的垫子。史小玉拉着他来到做健美操的大厅内，随即关上了那道大门。

这间大厅里，四壁都镶着明亮的镜子，在靠里边的一扇壁下已铺好比床大好几倍的皮垫子，王少川心中非常明白这垫子的用途。

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纯属巧合，两盏投射灯不偏不歪地照在皮垫上，柔和的光柱，将那方垫子辉映成舞台一般令人陶醉。

大厅里，四周没有其他灯光闪亮，只有皮垫上投射出两只长长的光柱来。史小玉拉着王少川慢慢地进入到两团柔丽的光圈中，就像走进了浩瀚的宇宙一样，顿时，王少川只感到一阵恍惚，全身也觉得飘然起来，整个人像是超脱了，让一个仙女带入了九霄云外之中。

王少川呆呆地站立在光环下，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史小玉，只见她毫不羞涩地脱下体恤衫又拉下粉色的裤子，并将其扔在旁边的椅子上。她脸色红润泛彩流艳，宛如一朵含苞的荷花正在缓缓开放。

她两只丹凤眼闪烁着火辣辣的光芒来直射向王少川，嘴角流露出非常甜蜜的笑意。她在显示着自己的魅力，她在展示着美的身姿。仿佛她的笑意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也不言而喻地暗示出

087498

她心里所渴求的一切。

对史小玉王少川并不感到陌生，在这之前，他曾与她已经度过了好几个欢乐良辰。不过，今晚他却似乎感到，站在自己的眼前的女郎已是那么陌生和新鲜了。情不自禁的王少川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将史小玉紧紧抱在怀中。

“亲爱的！你着什么急！”

小玉轻松自如地在皮垫上做着令他熟悉地健美动作。在那明亮的壁镜中，史小玉的胴体显得是那么的光艳迷人。

王少川尽管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可他平时善于保养也可能是遗传基因的关系，总显得是那么的年轻健壮刚健有力，乍眼看去与三十来岁的小伙子相差无几。

史小玉正值青春妙龄时，周身都充满了女人的活力，加之她从事着健身活动，体内正洋溢着无穷的情欲。

史小玉不知在什么地方按动了一下，两支光柱开始闪动起来忽明忽暗时亮时柔，将一对男女辉映得更加妩媚野艳了。

王少川仿佛还不适应这种莫名其妙的环境，按男女做爱的习惯，除了在幽静的房间内舒适的卧床上，别的什么地方都会索然无味。因此，王少川似乎有点兴趣地呆立在史小玉面前。

忽然，他俩的身旁耳畔响起了轻妙柔美的音乐，这种气氛和环境好像与拍电影和广告差不多，哪儿是进行男女欢爱的场合呀？

王少川微闭着双眼，避开那闪烁的灯光。史小玉随即滚入他的怀抱并紧紧地勾住了他的脖子，此时此刻，王少川开始真正陶醉了，他仿佛感到，自己的心身已趟入滚滚的情潮爱浪之中。

已是午夜时分了，烟雾缭绕的小屋显得是那么的昏暗，空气也渐渐浑浊起来。

面积不大的房中聚集着七八个男男女女，他们神情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疲倦之意，只是眼圈有些发黑发紫，目光里还充满了贪

婪和忧忿。看样子，这场方阵大战还要持续下去，参战人员个个都兴致正浓情绪高涨。

房间的窗户掩得非常严实，也许是怕这房内的和牌声传了出去。那些尽管没上阵的观战者膀子客也很自觉地压低嗓门不敢轻易高声喧哗，因为此刻毕竟已是夜深人静了。

方阵大战上阵的全是清一色的女性，除了林芝身旁是女佣陪伴外，其他几位都是自己的男人站在旁边。

今晚林芝的神色显得有些黯淡眼眸中不时透出忧怨的光芒来。尽管她在几位女杀手中独具风韵风采照人，但是忧愁起来也略显憔悴，毕竟，她已是一位年近四十的女人了，对渐渐衰褪的容颜既恼火又无奈。

看样子，林芝今晚手气不顺，带去的钱也差不多快输光了。趁和牌之时，她侧身对女佣低道：“小翠！给先生打个电话，叫他立刻送点钱来。”小翠应声去了，她那疲惫的神情明显有几分幽怨，因为，她太想睡觉了。

几分钟过后，小翠重新返回主人的身边对她轻声说道：“阿姨！先生不在家，电话通了没人接。”

林芝没吱声，似乎已明白几分。对丈夫的行踪她平时早有察觉。又是一手看不顺眼的牌，看来今晚没有恋战的必要了，手背加心情烦忧，这是打牌最忌的事了。

林芝果然又放一炮，她将所剩的钱全给了赢家便站起身来。“对不起，我得告辞啦，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较量吧。”

没人挽留，赢者赢了个欢天喜地，输家也输了个心服口服。像今晚这么早收场，在她们这批铁杆牌友之中也许还算为数不多的。

女佣小翠一听说收兵回营，自然感到很高兴，不管主人脸色何等难看，她的嘴角禁不住露出一丝笑意来。林芝在女佣小翠的陪同下跨出楼房，迎面便驶来一辆长安微型轿车。林芝刚登上街沿，轿车便嘎然停在了她的身旁。

“小芝！上车吧，我送你回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林芝面前。

林芝一眼便认出驾车人，她莞尔一笑，毫不推诿地登上了车。
“劲东！每次都让你跑路，真有点过意不去。”

罗劲东笑了笑，“这是我的荣幸啊。”

林芝斜着眼看看他，“滑嘴！”

当小翠登上车后，劲东驾车朝林芝的家中疾驶而去。

“小芝！看样子你今晚手气不顺是吗？”劲东关切地问。

“你怎么知道？”林芝侧头问。

“凭你的神色我就已判断是这样的了。”

林芝淡淡地说，“输赢乃兵家之常事，牌桌上也是如此，我以前也曾赢过不少，看来，这几天是该我走霉运的时候啦。”

“小芝！恕我直言，你应该改改这种习惯啦，抽时间多陪伴你的丈夫，不然他会被别人夺去的。”

劲东的话听来好像是关心之言，可对林芝来说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她勃然变色，“让他去吧，我才不在乎，我对他早已经没有指望了。”

“小芝！我那老同学以前可是一个顶好的男人，是你没有管好他，不然，他怎么会变成一位多情种子的呢？”

“哼！你说话太偏激了吧，如果不是你们瞎吹乱捧地让他去搞什么餐饮业，他怎会变成今天这样子？我还要找你们这帮鼓吹者的责任呢。”

劲东笑了笑说：“小芝！别争啦，我承认我有责任，所以，我在尽量用自己的行动来弥补这一切。”

“我内心的损失，是任何人也难以弥补的。”

说话间，车已抵达了林芝的家门，小翠很快下车打开了大门的等待女主人进门。

劲东伸出手，拍了拍林芝的手臂轻声说，“小芝！去吃夜宵好

吗？我知道，少川他此刻不在家。”林芝犹豫片刻后答道：“好吧，反正回去也冷枕头难入眠。”说罢，她下车对小翠说：“你先回去睡吧，我陪罗先生聊聊。”

林芝重新登上车后，罗劲东驾车又朝市区驶去。

蓉城的夜晚是餐饮业的黄金时段。这儿的人历来都有吃夜宵的习惯，餐馆无论开到什么时候都有食客光顾。

罗劲东将车开进蓉城有名的火锅一条街，并选了一家食客少档次并不低的火锅店停了下来。

他俩双双走下车时，立刻就有漂亮小姐迎了过来。也许是客少的原因，一见两位风度翩翩派头十足的客人到来，自然成了他们招徕的目标。

罗劲东选中这家清静馆子用意非常明显，就是林芝心中也有几分明了，只是他俩都没点穿捅破而已。

身披缎带的迎宾小姐将他俩带入一套装饰华丽的雅间中，这正中罗劲东下怀。恍然看去他俩宛如恩爱夫妻一对，迎宾小姐的安排自在情理之中了。

“小芝！这地方如何？不满意的话，我们另换他处。”罗劲东非常会迎合女人的心理，明知林芝已毫不介意地坐在椅上了，他还故意问道。林芝摇摇头说：“这儿很好，何必还东调西换的呢？”

罗劲东对女侍点过菜，又为林芝要了一听果茶。“小芝！喝喝这玩意儿解解心头烦忧。”

林芝望了望与她对座的罗劲东，在迷蒙淡雅的灯光，这位风度翩翩俊帅豪爽的男人仿佛比自己的丈夫亲切和善多了，如果王少川有他一半的风采，她这一辈子也就无怨无悔了。

“劲东！我真不明白，为何你每次都对我的时间掌握得那么准呢？说实话，你有什么用意？”林芝一边喝着果茶一边笑着说。

对林芝的质问，罗劲东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到惊慌，他那神情仍是那坦然自若。“小芝！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我是少川的朋友，

对你只有敬慕，绝对没有半点邪念。”

林芝随即笑了笑说：“劲东！我只是随便问问，请别介意。”她话虽这样说，可心头对罗劲东行为早有所料了。被忧郁矛盾困扰的她，似乎对罗劲东的百般殷勤已视为自己所渴求的友爱了。

汤汁在滚热的锅中不停地沸腾着，浓酽的辛辣味随气雾在这小小的空间中升腾弥漫。林芝的心情也随之而激奋着，没料到，她这既将凋零败落的繁花，仍有俊男所倾迷。恨只恨，王少川却一点儿不解风情，也不看重自己不珍惜他俩保持已久的欢爱。看来，她只有抛弃旧好独自去寻找新欢算了。

人们常说，爱慕虚荣的女人是危险的女人。林芝的身上多少也保留着这种危险的痕迹。

席间，罗劲东向她大献殷勤，那风流倜傥的表情也许比电影上的夸张镜头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林芝却能欣然承受。可想而知，她此番的心情已到了何等地步。

“小芝！我还是老话重谈，放下打牌的陋习，多给少川一些关怀和体贴吧，也许这对你与他还有你们的家庭都有好处。”

林芝猛饮一口啤酒后说：“你用这话劝过少川吗？只要他不在外面拈花惹草，我可以一辈子不上赌桌！”

罗劲东又为林芝斟满怀中的酒说：“小芝，在我认识你与少川时，你可不是这个样子，没想到在短短的几年中，你竟成了女赌徒啦？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产也会败光丢尽的。”

“劲东！我们家中的变化你也许并不太清楚，如今已到了这地步，无论家庭出现什么意料不到的境地，我也已不在乎了。”说罢，心情忧烦的林芝抓过酒杯一饮而尽。当她伸手又去拿酒瓶时，罗劲东迅速地按住了她的手背。“小芝！别喝啦，小心伤了身子。”

林芝推开罗劲东的手凄然地说：“伤身子？我这身子还有何用，早就比不上那些含苞欲放的娇嫩女人啦。”

罗劲东牢牢握着酒瓶，语重心长地劝道：“小芝！虽然书中说

过一醉解千愁，但那只是形容而已，真醉倒了，我不好向少川交代。”

罗劲东越奉劝，她越是逆反情绪重，她狠狠地瞪着罗劲东不高兴地说：“如果你不要我喝的话，我马上就离开这儿。”说着她蓦地站起身来。

罗劲东的举动其实是一招虚晃之势，对林芝的性情，他早有掌握。见她执意要喝，他当然求之不得的了。林芝从罗劲东手中夺过酒瓶，索性仰头喝了个痛快。

“小芝！别喝啦，万一醉成烂泥，我……我又该如何是好呢？”

林芝放下酒瓶后脸上顿时绽出红晕来，此时她显得年轻多了，嫣然一笑说：“这有什么关系，直接送我回家就是啦。”

罗劲东不自然地笑笑，“看你这样，少川不揍我才怪呢。”

一瓶酒下肚后的林芝说话更是肆无忌惮了，“怕什么，如果他敢为难你，我准会与他拼命！”

罗劲东还是有些犹豫地说：“小芝！都是我不好，让你喝成这样子。”

“如果你害怕，我干脆再喝一瓶。”说罢，她又抓过一瓶，飞快地豪饮起来。这一次，罗劲东没再阻止她了，一瓶酒转眼之间倒下一半。“怎么样！你还害怕吗？”罗劲东凄然地摇了摇头。

“劲东！我……我心头好乱好烦啊，要不是这些酒下肚，我不知还会痛苦成什么样子。”说完，她竟然泣声哭了起来。

罗劲东将椅子移了进去，又情不自禁地紧握住她的双手。“小芝！你为何哭啦，像你这个样，我的心都快要碎啦。”

罗劲东的安抚和关切，像一股清泉淌入林芝那苦忧的心中，瞬间林芝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情猛然扑进了他的怀中。

“劲东！你……你真好，如果少川像你这样待我就好啦。”林芝依偎在罗劲东的怀中怆然泣啼，仿佛间，她在迷惘和昏乱中又突然靠入了一个幸福的港湾。